



寂寞的小流星

■ 江麗玲
成醫4C兒癌病房故事媽媽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……

2009年4月間，在成醫四樓兒科病房外，故事媽媽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兒癌病童畫展，共有七十餘幅畫作參展。

本篇實錄側寫，正是引發、催生該項活動的啓動因緣

苦兒2009.3.5

「故事媽媽！那個哥哥都不講話不理我。」一位七歲小男孩，一大早在走廊上遇見故事媽媽，失望地訴說著委屈。

「哥哥為什麼不理你？」故事媽媽摸著小男孩掉光頭髮的頭。

「哥哥一直在哭！」小男孩回答著。

「又！怎麼了？」故事媽媽陪著小男孩進入病房。

健保房鄰床的三位兒癌媽媽，圍過來告訴故事媽媽，哥哥化療口腔潰爛，無法進食、無法講話、痛到嗚咽哭泣。

故事媽媽看見哥哥嘴唇像化膿似地破皮出血，兩頰腫脹、牙床完全無法張開，下巴墊了一大堆衛生紙，口水沿著嘴角不停地外流，胸前綁了一個塑膠袋接口水。

哥哥是個孤兒，生活起居由四位伯父輪流照顧。可是這兩天卻不見任何家屬陪伴。

床旁桌擺了一碗沒有熱度的稀飯，藥杯裡有一顆白色Baktar，五顆咖啡色的化藥，躺在錫箔紙的凹槽中。幾罐打開過的醬瓜、油筍，一包佈滿了黑色霉菌的蓮霧。用過的吸管，直立了一個沒洗過的透明塑膠杯內。幾隻沒有方向的螞蟥，在桌面上趴趴走。地上擺了幾罐黏呼呼的小安素，看樣子曾經打翻過一罐。

故事媽媽見狀順手拿了一張衛生紙沾水，將桌面上的堆積物清理乾淨。

「早上洗臉了嗎？」哥哥搖了搖頭。

「毛巾在哪兒？」故事媽媽詢問哥哥。

「浴室裡鏡子旁那條粉紅色的是哥哥的。」鄰

床的兒癌媽媽說。

故事媽媽在毛巾上塗抹了一些香皂搓一搓。

「把眼鏡拿下來，我幫你把臉擦乾淨。」故事媽媽小心輕柔的擦拭，真怕碰痛那腫的像麴龜一樣的臉龐。哥哥沒戴眼鏡，手裡還不斷地敲打著鍵盤玩線上遊戲。這台筆電，是鄰床兒癌爸爸借給他使用的。

「故事媽媽！伊打整眠攏沒囑。」鄰床兒癌的阿嬤在告狀了。

「ㄟ！你怎麼沒睡？我知道你打電動，可以忘記疼痛，可是怎麼在熬夜呢？看你的眼鏡片這麼油這麼髒，我拿去洗一洗。」故事媽媽碎碎念地走進浴室。

「這是早餐的稀飯嗎？」故事媽媽拿起湯匙準備要餵食。

「ㄟ不是啦！那是昨暗的。」鄰床兒癌阿嬤么喝著。

「那你早餐吃什麼？」故事媽媽看不到桌面上，有其他可以吃的食物。

「伊昨日攏是喝小安素，喝沒幾嘴，剩下的在冰箱。」鄰床兒癌阿嬤已經變成經紀人兼代言。

故事媽媽拎了一罐小安素，走進配膳室，用熱開水川燙。

「啊！小安素還要燒水燙喔！咱攏嘛打開就給孩子喝。」阿嬤看著故事媽媽這多此一舉的動作，納悶地說著。

「來！我拿衛生紙擦另一罐給妳看，髒不髒？」故事媽媽示範給阿嬤看。

「啊呦！這泥黑。」阿嬤不可置信的搖著頭。

「燙一燙，才不會有灰塵和細菌。」故事媽

媽打開拉環後，拿了一隻塑膠滴管，吸了3c.c.的小安素，放在哥哥的嘴角內側，哥哥痛苦地拉扯自己的臉頰搖頭顫淚。

「我知道很痛，你已經17歲，可以忍耐慢慢的吞下去，沒吃東西，完全沒有抵抗力。」故事媽媽幫哥哥拭淚，邊餵邊擦口水。

「故事媽媽！故事媽媽！」鄰床兒癌聽到故事媽媽的聲音，醒了正呼喊著。

「等一下！我在餵奶。」故事媽媽說完，健保房裡笑聲四起。

200多c.c.的奶，花了一個多小時終於餵完了。

「我想喝冰沙士、舒跑。」哥哥指了指電腦螢幕上他打出來的字，要故事媽媽看。

「ㄟ！可以嗎？我去問醫師看看。」故事媽媽走到護理站，正好遇到主治醫師。

「好啦！給他喝一點。」主治醫師笑了笑回答著。

故事媽媽聽到滿意的答案，回圖書室脫下志工背心，從皮包裡抓了200元，下樓去院內的7-eleven，挑了2瓶保特瓶裝的沙士及舒跑，還有曼陀珠薄荷糖。

「我裝在小藥杯裡，用滴管滴給你喝。」故事媽媽把沙士瓶蓋扭開。

「咳！咳！咳！」哥哥吞太急有點嗆到。

「小心！慢慢喝。」故事媽媽輕拍了他的背。

餵了約50c.c.，故事媽媽把沙士瓶蓋旋緊，寫了一張超醒目的紙條貼在瓶身：

「內含劇毒物、偷喝會翹翹。」連同其餘未開

瓶的飲料，放回那常被偷竊食物的公用冰箱。

「你想睡覺了嗎？」哥哥突然把筆記型電腦闔上，身體靠在半坐臥式床上的枕頭，故事媽媽覺得他應該是累了。

「你有沒有不舒服？」故事媽媽看著哥哥的臉色逐漸潮紅，摸了摸他的額頭。

「阿嬤拜託！幫我請護士拿額溫槍來。」結果來了一位實習護生，量完後溫度顯示出40點2度。

「這麼燒可以打電話請問主治醫師嗎？」故事媽媽去了護理站請教護士。

「ㄟ！不行ㄝ，我們不會這麼做，我直接找實習醫師就可以了。」護士拿起話筒撥了幾個號碼……

「這顆退燒藥跟胃藥給他吃。」護士把藥遞給了故事媽媽。

「你沒辦法吞，我把膠囊打開泡水跟你喝。」故事媽媽撥開這顆一邊橘一邊白的退燒藥，把藥粉倒入藥杯裡。

「要不要尿尿？我陪你4個多小時，你都還沒尿。」哥哥搖搖頭回答故事媽媽。

「故事媽媽如果不在，有事你要敲一敲床欄杆，隔壁的阿姨會幫你知不知道嗎？」故事媽媽不放心地叮嚀著。

「A啦！伊攏A拉一拉隔離簾叫我，咱們都會道照顧。」阿嬤說完，故事媽媽摸了摸哥哥的額頭後離開病房。

想想農曆新年前，故事媽媽知道哥哥昏迷後，每天都去加護病房，陪伴已發出病危通知的他。幫他擦澡，拿凡士林按摩他那乾燥龜裂的皮膚，一直到除夕……



遺作 2009、3、10

「故事媽媽！妳幫我借筆電。」故事媽媽走進病房，哥哥手打著點滴坐在病床上，無聊地盯著牆面上的電視，央求故事媽媽的協助。

「可是那個小妹妹出院了，爸爸的筆電也帶走了呀！」故事媽媽看著『覺得很無趣』的哥哥說著。

「啊別人有沒有？」哥哥續問另一線希望。

「別的小朋友自己要用，不容易借ㄝ！」故事媽媽知道這個答案令他很失望。

「你現在比較舒服了，下床我帶你去走一走好嗎？不要一直坐在這兒想『電腦』玩game。」

故事媽媽試問哥哥的意見。

「去哪裡？」哥哥好奇地問著。

「去我那兒畫畫。下個月我要辦兒癌的畫展，你也可以完成一幅作品啊！」故事媽媽慫恿著哥哥。

「我又不會畫畫。」哥哥沒自信的說著。

「只要會拿筆就好了，又不比賽，怕什麼？」故事媽媽邊說邊拔掉點滴架的插頭，扶著哥哥下床走進圖書室。

一張B4的圖畫紙、一隻HB的鉛筆，擺放在哥哥的桌面上。

「畫什麼？」哥哥東張西望地搜尋主題。

「想畫什麼就畫什麼，就是不可以畫關於『生



▲ 2009、3、24晚間，哥哥沒有告別地走了！
留下這張唯一的「遺作」

病』的事，轉個心境，畫幽默的、搞笑的、阿貓阿狗都好。」故事媽媽似乎燃起了哥哥的興趣。

「我畫那個！」哥哥手指著掛在書櫃旁的小熊維尼射飛鏢玩具。

「可以啊！」故事媽媽順手拆下玩具組，平放在畫紙旁的桌面上。

「畫得很好ㄟ！還說不會畫。故事媽媽幫你拍照存證，這可是你親筆畫的，不是用描的喔！畫展結束後，畫和照片一起留給你，讓阿伯知道你的功力。你畫你的，不要看鏡頭。」看見哥哥仔細地構圖，故事媽媽讚揚他的才華，舉起單眼相機「卡嚓」了幾聲。

「畫好了！」哥哥得意地展示他的作品。

「要不要再畫第二張？」哥哥搖搖頭說要回病房。

「好！我帶你回病房。這組色鉛筆，等一下我放在你的床旁桌，無聊時就上點顏色，這樣畫會比較亮麗。」故事媽媽幫哥哥推點滴架回病房。

「故事媽媽！幫我借筆電。」哥哥躺回病床上又迸出這句話。

「好——！我去找。」故事媽媽拉長語調安撫著哥哥……

送行 2009、3、24

晚上6點多，正準備與家人共進晚餐時，電話鈴響了……

「故事媽媽！妳趕快來ICU，哥哥的情況不好，阿伯們希望留一口氣回家。」電話那頭傳來急促的聲音，訴說著病危中的哥哥。

「啊！怎麼會這樣？我馬上過去！」故事媽媽匆忙地拿取鞋櫃上的車鑰匙。

「媽咪！妳要去醫院嗎？」女兒知道又有兒癌小朋友需要找媽咪幫忙。

「妳和爸比先吃，忙完我就回來。」故事媽媽說完快速地走出家門。

故事媽媽在急駛的路中回想著：上午11點才去ICU看他，靠著人工呼吸器維持生命，呈現半昏迷的狀態。呼喊了七、八次他的名字，告訴他故事媽媽來了，勉強牽動了一下眉毛，使勁地微張那對佈滿血絲的雙眼後，就再也沒睜開過。



「故事媽媽來看你了！故事媽媽來看你了！」故事媽媽紅著眼眶走進ICU隔離房，對著接受臨終護理的哥哥再次的呼喊。

此時哥哥的大伯進來，雙臂緊抱住哥哥的身體，哀慟地哭喊著哥哥的名字。

「麻煩你們家屬先出去，我們要做一些處理。」護士小姐說完，故事媽媽扶著大伯走出ICU。

「故事媽媽！妳趕來看他最後一面，我真感心，妳對他實在是太好了！」二伯緊握住故事媽媽的手。

一個星期前

故事媽媽去兒癌門診看回診的小朋友們，遇到了哥哥和二伯。

「二伯！我要打你的屁股，在病房說我的壞話。」故事媽媽舉手作勢要打下去，二伯笑著逃開，嘴裡喊著「歹勢啦！歹勢啦！」

「我下次來，帶一布袋的魚給妳吃。」二伯手比劃出有多大袋。

「噫、、、拜託！你嘍害我中毒。」故事媽媽掐著自己的脖子作嘔狀。

「我跟朋友去釣的，就青ㄟ！」二伯得意的說著。

「好啊！恁釣的我要吃，一、兩條就好。」故事媽媽跟二伯博感情。

「什麼一、兩條？一布袋也有三、四十條。」二伯手一揮，笑故事媽媽不識貨。

「喔！拜託，咱家才三口人，現在三月要吃到過年？」故事媽媽抗議著。

「我跟你講，把魚抹上鹽巴放冷凍，可以放很久。」二伯說著收藏魚的秘訣。

「吃那麼多條我會中風！」故事媽媽繼續與二伯抬槓……

空蕩蕩的走廊，彷彿悠長的時光隧道，倏忽將過往的浮光掠影停格，卻又航向深不可測的幽暗世界
等待的時間，難耐、漫長……

「恁甘繼準備好了嗎？」故事媽媽陪著大伯、二伯在ICU走廊外坐著。

「什麼也沒準備，誰會料到走得這樣快？」二伯自責地說著。

「按習俗都會準備一套新的衣褲、鞋子、襪子，讓他乾淨漂亮的離開。」故事媽媽解釋著後事的處理。

「我現在打電話叫我查某人去買！」二伯隨即撥了手機號碼……

「我想買套西裝給他穿，以前他阿爸往生時，也是給他穿西裝。」大伯說著。

「我覺得ㄟ仔最好不要給他穿西裝，一套運動衫就好，他在天上還要打籃球，穿西裝不方便跑來跑去。」故事媽媽給大伯一個建議。

「有計劃要用火葬還是土葬？」故事媽媽問著阿伯們的想法。

「ㄟ仔應該是用火葬。」二伯回答著。

「有沒有考慮要和他的阿爸葬在一起？」故事媽媽關心的問著。

「伊阿爸那塊墓地風水很好，應該是會葬在一起，還要問他的阿公看嘍。」大伯回答著。

「如果葬在一起也好，父子就有伴了。」故事媽媽安慰著阿伯們。

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及推床，已在ICU走廊外等待了兩個多小時。

故事媽媽陪著阿伯們再次進入ICU。

「阿伯！可以帶他回家了，恁一個留下來辦手續。」ICU的護士說。

「我有騎機車來，我來辦就好，阿兄你陪他先回家。」二伯對著大伯說。

「小姐！他身上這套睡衣有血漬，可不可以借一套乾淨的病患睡衣，讓他穿回去？」故事媽媽拜託ICU護士的協助。

「好！這件隔離衣妳先穿上，再幫他換。」護士從衣櫃裡拿出乾淨的衣褲，交給故事媽媽。

「阿伯！咱來幫他換乾淨的衣服。」故事媽媽告訴阿伯要怎麼幫他穿脫。

「我幫你換乾淨的衣服，要回家了喔！我知道你聽得見我跟你說話，早上我叫你，你還看了我一眼。別擔心！以後嘴巴不會再痛了，去天堂愛吃什麼就吃，沒有人會限制你。」

「還記得上次住加護病房，醫生叔叔不准你吃東西。我知道你最愛吃曼陀珠，我買了三條偷偷放在床旁桌的抽屜裡。每次來看你，就偷餵你吃一顆，看見你很滿足愉快的把糖含在嘴裡

，深怕你一不小心噎到。我不停地提醒你，含著喔！不可以吞！你的表情像是做了壞事沒被逮到的在竊笑。」

故事媽媽心裡默唸著，哥哥似乎能夠清楚明白地接收到，流釋出無聲的回應。兩位救護車工作人員幫哥哥移上推床，一位控制床的走向，一位壓著Ambu Bag。大伯手裡拎著哥哥的遺物，故事媽媽陪伴在哥哥的身邊，一路提醒他

「別怕！阿伯和我陪著你」

「小心走！跟好」

「要坐電梯嘍！」

「要轉彎嘍！」

「要坐車回家嘍！」

寧靜軒沒有停留，故事媽媽輕撫了哥哥的臉龐，看他上了救護車，淚……

不捨、不甘、不願——他真的放手了！



2006年3月24日晚間
大哥哥沒有告別地走了
留下這張唯一的遺作

後記

他，跟你我一樣，是宇宙中耀燦動人的氤氳靈光

只因生不逢辰，

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啟航和歸途，

小小侑僂的身形，載負著太多不欲人知的滄桑漂泊，隱沒……

故事媽媽的話

真實世界的故事，往往比小說情節更加精彩……

好久以來

故事媽媽的角色，都在訴說著別人的故事、誦讀繪本，或是描述虛構幻想的寓言；

有一天，驀然驚覺

時時刻刻發生在這群小聽眾身上，俯拾皆是的精彩篇章，更為真實鮮活；

每個小麻瓜，都是天生的演戲好手，隨時迸發的奇想妙語，與令人發噱的即興演出，勝過任何矯揉編排的劇碼；當然，其間也參雜著令人愀然、酸楚的童裝告白……

為什麼，我們不能捕捉、珍藏、回味、分享那份感動呢？

海明威說：「在我們所有的資源當中，最為稀罕的，就是“時間”」

但對於這一羣小天使而言

時間，

不僅只是稀罕，簡直近乎奢侈！

他們的生命之歌，短促得讓人錯愕、不忍其間的旋律音符，變奏走調，零落寸斷

但是這些小勇士們

卻無怨、無懼、滿心歡喜地善用每一天

原來——這些小小實踐家們，身體力行了我們熟知的箴言：

「生命的價值，在質不在量」

有時，我們不禁自問：到底是誰活得更自在、豐足？是我們？還是他們？

人的成就，不在於他獲得了何等功業，而在於他克服了多少困難！

謹向他們致敬——讓生命發光、發熱的小菩薩們！

人生背負苦難，並不是最大的悲哀；最悲慘的是，無人替這些受苦難者發聲表白！

註：本文作者為成大醫院醫務秘書

李經維醫師的夫人